

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吴非 著

Qianfang shi Shenme

前方是什么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G52-53

4

2006

前方是什么

Qianfang shi Shenme

吴非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方是什么/吴非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8

ISBN 7-5617-4894-9

I. 前... II. 吴... III. 教育—随笔—中国—文集 IV. G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8670 号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前方是什么

著 者 吴 非
策划编辑 吴法源
文字编辑 殷艳红
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
责任印制 殷艳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book.com.cn
市 场 部 传真 021-62860410 021-62602316
邮购零售 电话 021-62869887 021-54340188

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 16 开
印 张 16.5
插 页 2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
印 数 11 000
书 号 ISBN 7-5617-4894-9/G·2842
定 价 22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自序

两年前，我在整理《不跪着教书》书稿时曾想到：要是这本书能“速朽”，中国教育也许会有希望了。那本书出版快两年了，两年来，教育界上空仍旧没有一方明朗的天，我们仍然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教育的种种悲剧仍不断地从各地传来……当今中国教育界的许多现象令人羞愧，如果对那些丑恶现象保持缄默，甚或从中分羹，则意味着无耻。

作为教师的个体生命究竟有什么价值，在于教师自身的认识。人有信仰，即便单枪匹马也会无所畏惧。因为看够了成群结队，听够了众口喧嚣，我对独来独往的虎豹或是鹰隼一直怀有敬意。这两年面对各种困难，我觉得自己过得比较充实，同时能为自己不断有新的砺练而感到愉快。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。罗素说：“自尊，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。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，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。”（《权威与个人》）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，社会才有可能进步。教师之于教育，更是

如此。

若干年前我看到一段文字，说民国初年中原灾荒，饿莩遍地，人易子而食，有外国传教士施粥济众，这些传教士在寄给亲友的信中写道“我们要让这些能像人一样地死去”。记得当时我大受刺激，废书而叹。也许就是在那种刺激下，我觉悟到教育的目的其实极为简单：教育，是为了要让学生像人一样地活着，要让他们像人一样地活得美好。

因而也想到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种思维来分析当今的教育问题。既然对教育改革有那么多怀疑或反对的意见，我们不妨这样去想：教育改革对谁不利？既然发展国民教育有那么多的困难，我们也不妨去想：发展教育究竟对谁不利？

收入本书的是2004年7月至今的评论和随笔。请读者原谅这些文章谈了些不愉快的话题。宁鸣而生，不默而死。予岂好辩哉！当有人要改变教师的生存方式、侮辱教师的职业、亵渎教育理想时，你能装得若无其事吗？我当然明白自己的选择可能“不合时宜”。于是想到鲁迅笔下的过客，他说“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”，“我只得走。我还是走好吧……”，我从不敢想象那个过客会“就地卧倒”或是朝后狂奔，因为他是反抗绝望的思想者，而不是行止无常的阿甘先生。

2006年6月于南京

目 录

自 序 / 1

第一辑 寂寞者依旧寂寞

前方是什么? / 3

从人到狼 / 8

第一滴污垢 / 11

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 / 14

这些都不是小事 / 16

面对儿童的眼睛 / 19

拿什么教育我们的学生? / 22

敬重诚实劳动 / 25

今天的作文,明天的责任 / 28

高三:我们继续阅读 / 31

寂寞者依旧寂寞 / 34

节约是一种教养 / 38

第二辑 你小时候是第几名?

你小时候是第几名? / 43

“清华北大热”的背后 / 47

假如真的取消高考…… / 51

不能让学生学“作秀” / 54

这位学生不肯签名 / 57

他们在扫什么？ / 61

吃你的馒头去吧！ / 64

校服也有故事 / 67

由“推迟 10 分钟”说起 / 70

艰难的乡村教育 / 72

仅仅是一份试卷 / 76

小公主自己拎着包 / 79

论校长的教育使命 / 82

第三辑 青蛙，想想你当蝌蚪的时候……

做一个能正常说话的人 / 95

青蛙，想想你当蝌蚪的时候…… / 99

有反思，才可能有发展 / 102

这也叫“地位”？ / 105

课改需要爱读书的教师 / 108

在读书上，老师不能不如老板 / 111

如此教师，如此校长 / 114

谜底 / 117

学校，你在教学生诚信吗？ / 120

既动口，也动手 / 123

做名士，还是做教师？ / 126

第四辑 沉重的话题

- 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 / 131
- 遍地“教育家” / 134
- 闻学生向学校索要奖金 / 138
- 过分的优待与颠倒的伦理 / 141
- 麻木的教育新闻 / 144
- “取消择校费”能解决问题吗? / 147
- 媒体猜题有损考生利益 / 150
- 明天如何写出版史 / 153
- 招生腐败贻害青少年 / 156
- 学校也要评“星级”? / 159
- 欣闻取消“重点班” / 163
- 如此“社会实践” / 166
- 谈“中考状元持刀抢劫” / 169
- 我们周围的“语文” / 172
- 沉重的话题 / 175

第五辑 阿甘在跑

- 别再称我们是春蚕,好吗? / 181
- 羽绒被与桶装油 / 184
- “跨”与“奔” / 187
- 阿甘在跑 / 190
- 局长“被送到人大” / 192
- “嗯、啊、嘛、呀”,学生不宜 / 195

- 先生,你怎样说话 / 198
- “小教二级”的喜剧 / 201
- 论“三小一好” / 204
- 现在轮上糟蹋博士 / 208
- 礼多人也怕 / 210
- “父利其然”是祸根 / 213
- 细节是个魔鬼 / 216
- 是慈善,还是伪善? / 218

第六辑 出没风波里

- “不是爱风尘,又被风尘误”
——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 / 223
- 有关“高考之痛”讨论的一些感想 / 232
- 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/ 236
- 什么是“人民满意的教育”? / 246

第一輯

寂寞者依旧寂寞

前方是什么？

问过不少前辈，当年为什么选择做教师，其中有几位告诉我，当年有一部前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影响了他们，他们也幻想过在那遥远的、荒凉的、贫穷的乡村里，能像瓦尔瓦拉那样，亲切地对着台下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说：“孩子们，现在开始上课，我叫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……”

“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”，“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”，一代一代的学生亲切地重复着这个名字。瓦尔瓦拉已经两鬓斑白，但她仍旧立在讲台前，亲切庄重地对孩子们说：“孩子们，现在开始上课，我叫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……”那天使般圣洁的声音也曾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耳际，回响在我的生活中。我记得那好像是舒绣文配的音，舒绣文这个名字，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大学一年级，我二十八周岁。挨过了文革，经历过精神迫害，忍受过肉体折磨，失去过自由与平等，目睹过冷酷与不义，然而我们依然憧憬着人的善良、人的自由平等和人的幸福；我们依然相信，只要有教育，人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好，社会一定能进步。和那些比我年轻十多岁的同学坐在一起听教授讲《教育学》，

我渴望着尽早走上讲台。那一年重读马卡连柯的《教育诗》，我依然在做梦，但是我不觉得梦有多遥远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那样的实实在在，在地上留下了脚印。我们相信，教育能改变人生，改变社会，这不是幻想。

很快，又是一个二十八年过去了。我经历了许多世事，再回溯往事，不能不感慨人生如梦，而教育已经是梦中的诗。环视周围，同志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“现实”了。

“理想主义者”几乎成了挖苦人的话。2005年，教育被认为是“三大乱收费行业”，已经有人称教师为“眼镜蛇”。“眼镜蛇”有什么邪恶特征我不大清楚，不过我的确也见到过那些像狼狗一样骨碌碌转动着眼珠的同行，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去做。

怎么说呢？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贫困不一定能毁灭人的理想，但是专制文化，哪怕仅仅是残余的专制文化，就足以让一些教师的膝盖发软。人，总该有点追求，连陈涉都感慨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，何况本身受过教育又从事教育的教师？但是社会的庸俗像瘟疫一样地传染给教育界，金钱能不费气力地腐蚀人的理想。没有合格的教育者，明天就不会有人来建设这个国家。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思考。我原来以为这样的局面会让大部分公民忧虑，可是大家最终不仅发现“肉食者鄙”，也想到了“匹夫无责”。

前方是什么？

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不能后退。

我插队生活中有一些不可磨灭的记忆，其中在雨夜泥泞中独自跋涉的经历经常浮现在眼前。在大雨瓢泼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

晚，身上已经淋得没有一块干处，每一脚都深深陷入烂泥中，每往前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只能借天空的闪电看清脚下的路，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滑入水沟，又挣扎着爬回泥泞之中。那时候，依稀能看见前方村庄闪烁着的一点点灯火，心里想的是，只要多走一步，就能离家近一步，就能烤火，就能有热水，就能躺下……走啊，再走，再走。

我在1982年读到柯罗连科的《火光》，那时我已远离插队生活，结束了大学学习，在中学的一间教室里，我和学生一同读一本文摘。当作者以为马上就要到过夜的地方，正要谢天谢地时，船夫的那声“早着呢”让我猛醒，那种感觉，就像瓢泼大雨又一次淋在我的头顶。我生活中的那种困境结束了吗？没有。它也许用另一种方式在我面前重演一遍。我读完了大学，生活在城市，再也没有挨过饿，可是在我的生命中，依然不时地有那种在雨夜泥泞中跋涉的感觉，每一步都艰难，但是每一步都踩下一个深深的脚印，就这样过了不惑，过了知天命之年……

前方是什么？

管它呢，只管往前走。

我从来就没指望有人慈悲地替我把坎坷抹平，我更不敢紧跟那种永远正确的“带路人”，而且事实证明，每当我们被带到绝路、邪路上时，“带路人”非但不作任何忏悔，还总是文过饰非，教训我们要反思。因而我想，在我们中国，人既要有自知之明，也需要有点自信。

五六年前，从报纸上看到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的故事，深为其所动。王选比我小几岁，但是她的坚

韧令人钦佩，我自觉在这方面不如她。对待那种不可理喻的顽固，我常用“愚蠢的人是不可战胜的”来为自己开脱。也就是说，我为了省点口舌，有时不得不看着某些人去犯点错误。可是王选不是这样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的那句话：“既然看见了，就不能背过脸去。”在八年多的诉讼中，41次开庭，作为团长的她，每次都站在那里，面对法庭上满座的日本人。其中有18次，法庭上只有她一个中国人。我想到她的孤独，也想到她因这样的孤独而美丽。今年春天，我见到王选，我们在交谈中提到了许多共同的话题。在那前几天，另一位也叫王选的院士去世了。当过八年中学教师的王选女士谦虚地说：“和他相比，我是个小知识分子。”我不这样认为，我以为知识分子无大小之分，只有真假之别，就凭一个人18次独自站在日本法庭上代表中国受难者诉讼，这种勇气与信心就足以让一群“大知识分子”无地自容。未来人在写今天的历史时，他们会注意到，在那些年代，我们民族仍有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真的知识分子。“既然看见了，就不能背过脸去。”——我们中国，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，那么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样的？！

我难以相信的是，我周围的“知识分子”怎么就那么满足于有人告知的知识和思想，他们没有任何排异功能，就像按照标准生产出的部件，别人为他灌输意识，就真的好像可以随意拼接组装一样。这在几十年前的政治气氛下当然不足为怪，可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，他们也没有反思意识。大概是1978年秋天，我混在高校马列教师和省级机关干部中听胡福明的报告，当时，胡福明执笔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。他说到反右伤害了知识分子，说到大跃进是错误，说到应当替彭德

怀平反，说到文革是灾难，说刘少奇根本不是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……他每说一句，我身边的几个高校政工干部就啞一下嘴，说他是“胡说”。20多年后我见到胡福明先生，说起那场内部报告以及当年他承受的压力，他记忆犹新，也感慨不已。现在回头看，中国的政界、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都是在用运动的方式讨论、学习一个常识。但是胡福明在述说自己见解时的那种勇气，曾长时间地影响过我。

一切都过去了。独立思想者从不炫耀先见之明，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下一个问题。

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？明天，谁来建设这个国家？这些问题，如果我们不思考，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。社会分配的不公，金钱诱惑的无所不在，教育领域的种种腐败，正在腐蚀一个时代的教育；但是，仍有一些很难腐蚀、有灵魂的教师，因为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、站直了的人。中国人应当铭记教育守望者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付出，没有他们神圣庄严的工作，就无法铸造国民雄健的魂魄，而一切发展也将化为乌有。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从事真正的教育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。鲁迅说：“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，这“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”。正因为 we 面临的也是“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”，所以我们只能朝前方走去。

走吧，走出光明来！

从人到狼

有位老教师非常愤怒地说了一件事。她所带的高三班在“一模”之后，开了家长会，一些家长对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复习安排不感兴趣，他们只关心：我的孩子能不能考出高分？还有没有潜力？他们纷纷从自己孩子的角度对教学提出各种要求。教师回答说，我们的复习按教学计划施行，学校也有总体安排。有个做母亲的说：“‘一模’过去了，哪些学生行，哪些学生不行，已经清楚了，我认为教师不应当把精力花在那些考不取重点大学的学生身上，应当重点辅导像我女儿这样的学生。那些‘垃圾学生’就让他们算了。”——凡是听到这句话的教师都受了强烈的刺激，人们很难相信在2005年，在一所名校里能听到家长如此放肆的言论，而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，这句话竟然从一个母亲的口中说出。同时令人不解的是，据说其人颇有社会地位，属于那种引导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人物。

奇怪吗？不奇怪。

家长敢于这样对教师说话，说明当下的教育环境被污染到何种程度了。